# 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三百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宰輔部

德行　閑望　清儉　威重

德行

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是知天工其代人望攸屬君之卿佐咸由德舉若乃令範昭著篤行純淑中和之道彰乎所履敦懿之性發乎自然居上而匪驕秉彜而有

度故能輔相光化鎮靖雅俗萬邦為憲百官承式望實著於當世功名垂於永久斯賢者之盛躅也是故書有攸好之稱傳述務滋之美太上之所貴孔門之稱首者何莫由斯者矣

唐堯時舜舉十六相高陽氏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

八元虞舜時皐陶為士師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邁行種為降下歸懷也言已無德民所不能依皐陶布行其德下令於民民歸服之天下大治

周仲山甫為宣王卿士詩美之曰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嘉美令善也善威儀善顏色容貌翼翼然恭敬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古故訓道若順賦布也言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力猶勤也勤威儀者恪居官次不解于位也是順從行其所為也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又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輶輕儀匹也人之言曰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獨舉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者無其志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為也我吉甫自我也惟仲山甫

舉之愛莫助之（愛惜也仲山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功言耳）

漢蕭何為丞相何始微時與曹參善及為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

曹參為丞相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張歐武帝時為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剸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退令更平幡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面謂背之）

也言不忍視之其愛人如此

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光為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吏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為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徵召詣京師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

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宫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内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曾孫

病幾不全者數矣吉勑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為車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故天下莫不服焉方

令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者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蓍龜亟宜褒顯先使入侍太后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内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

遭遇吉絶口不道前恩遭遇謂升大位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

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為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

及霍氏誅帝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

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

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

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獨渭城

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

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

錢十萬帝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帝大賢之

翟方進為相公潔請託不行郡國言不以私事託於四方郡國

後漢宋弘為大司空時帝姊湖陽公主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袁安為司徒嚴重有威任隗為司空時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隗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書連上輙寢憲日益橫樹其親黨賔客於名都大郡皆賦斂吏人更相賂遺其餘州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隗舉奏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隗義行内脩不求名譽而以沈正見重於世
尹勤為司空篤性好學屏居人外荊棘生門時人重其

節
魏華歆為司徒時公卿並賜沒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歎息
王朗為司徒恭儉節約自婚姻中表禮贄無所受嘗譏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恤窮賤故用財以周急為先
蜀許靖為司徒靖雖年踰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
晉王祥為太保既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舊故吏

而已門無雜弔之賔族孫戎歎曰太保可謂清達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將非以德掩其言乎

劉寔懷帝時為太尉有清德當時雖禮教陵遲而寔行已以正喪妻為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内輕薄者笑之寔不介意

魏舒為光禄大夫儀同三司及山濤薨以舒領司徒有頃即真舒有威重德望為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

莫有知者時論以為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也

陸玩為司空翼亮累世嘗以弘重為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縉紳之徒莫不廕其德宇

後魏穆觀明元時綰中書門下太武之監國觀為右弼出則統攝朝政入則應對左右事無巨細皆關決焉終日怡怡無愠喜之色勞謙善誘不以富貴驕人

北齊段韶爲冡宰歷太宰左丞相雅性温慎有宰相之風教訓子弟閨門雍肅事後母以孝聞齊世勲貴之家罕有及者

斛律光爲宰輔居家嚴肅見子弟若君臣雖極貴盛性節儉簡聲色不營財利杜絶饋餉門無賔客罕與朝士交不預政事每會議嘗獨後言輙合理將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

後周王盟初仕魏爲太傅姿度弘雅仁而汎愛位居師

傅禮冠羣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魏文帝甚重之及有疾數幸其第親問所欲其見禮如此

王裒在梁為城安郡守侯景之亂元帝承制以裒為左僕射裒既世㑹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相推挹故旬月之閒位昇端右寵遇日隆而裒愈自謙虛不以位地矜物時論稱之

隋牛弘為右光禄大夫大業之世委遇彌隆性寛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恡不及惟宏一人而已及卒縉紳

之士莫不傷痛賦詩追悼者數十人
唐房元齡為尚書左僕射既總百司虔恭夙夜聞人有善若已有之片言可録不隔卑賤
李靖為右僕射性沉退每與時宰參議恂恂然似不能言
蕭瑀為中書令孜孜自勉申其公正繩違舉過人皆憚之毀誹紛紜終不自理
楊師道參預朝政太宗數問以朝臣才行師道多所推進

縱有違忤已者亦終不毀之

岑文本為尚書令文本自以出自書生每懷撝挹生平故人雖貧賤必與之抗禮事母至孝撫弟姪甚篤又口嘗不及家事或勸營產業者文本歎曰吾漢南布衣耳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秘書郎一縣令耳今無汗馬之勞致位中書令荷俸祿之重為懼已多何多更言產業乎

劉仁軌為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仁軌能飲酒斗餘不亂不自矜貴每遇故人不改布衣之舊

婁師德為鳳閣侍郎平章事初狄仁傑未入相時師德常薦之及為宰相不知師德薦己數排師德令充外使則天常出師德舊表示之仁傑大慙謂人曰吾為婁公所容如此方知不逮婁公遠矣

陸象先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時蕭至忠等伏誅窮討至忠等枝黨連累稍多象先密有申理全濟甚衆然口未嘗言人無知者

杜黄裳為相始以女嫁韋執誼深不為執誼所悦及被

譴黄裳卒保全之其死也請歸其喪

盧邁為平章事友愛恭儉邁從父弟迟為劍南西川判官卒於成都歸葬於雒陽路由京師邁奏請至城東哭於其柩許之近代宰臣多自以為崇重五服之親或不過弔臨而邁獨振薄俗請臨弟喪士君子是之

鄭餘慶為相欝為耆德朝廷得失言成凖的砥名礪行不失儒者之道

趙退翁為相時吏部侍郎杜黄裳為中書讒譖及他過

犯及御史中丞穆贊京兆少尹韋武萬年縣令李宣長安縣令盧雲皆為裴延齡所搆陷將加斥黜退翁深保護救解之故多從輕貶

賈耽為司空知政事性長者不喜臧否人物自居相位凡十三年雖不能以安危大計啓沃於人主而甞以簡身勵行以律人

韋貫之自布衣為相居室無改易性沉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欵曲未曾偽詞以悅人身没之後家無羨財

李夷簡自布衣訖將相以直道著閒襟懐洞然不屑細故薦居亞相台輔皆以風望被選未嘗以辭氣茍悦於人

梁張文蔚為宰輔居家孝且弟雖位至清顯與仲季相雜在太夫人膝下一不異布素弟濟美早得心恙文蔚撫視殆三十年士君子稱之

張全義末帝時累遷太尉中書令封齊王凡四十年位極人臣善保終吉盖一人而已全義樸厚大度敦本務

實起戰士而忘功名不儒業而樂善道家非士族而獎愛衣冠開幕府辟士必求望實屬邑補奏不任吏人位極王公不衣羅綺心奉釋老而不溺左道如是數者人以為難

後唐趙光逢為相嘗有女真寄黄金一鎰於其室家并屬亂離女真委化於他土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於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官觀其舊封尚在兩登廊廟四退丘園百行五常不欺闇室縉紳咸仰以為名教宗主

周馮道初仕後唐長興中平章事明宗謂侍臣曰馮道性純儉頃在德勝寨所居一茅菴與從人同器食臥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歸田里自耕耘樵採與農夫雜處畧不以素貴介懷真士大夫也道歷仕四朝二入中書在相位二十餘年以持重鎮俗為已任性廉儉不受四方之賂未嘗以片簡擾諸侯私門之內無累茵無重味不畜姬僕不聽絲竹有寒素之士求見者必引於中堂語及平生其待遇也心無適莫故雖朝代

遷置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議者以為厚德稽古宏才偉量蓋漢胡廣晉謝安之徒與

蘇禹珪初仕漢為宰輔純厚長者遭遇漢祖與蘇逢吉同登相位漢末逢吉夷滅禹珪恬然無咎時人以為積善之報也

閨望

蓋后王之不能獨治故建之宰弼承以師長上以輔相天地下以親附百姓秉國之成在帝之右非夫忠肅顯

允謨明亮采懋德以興化秉哲而宣美亦何以副斯民之爾瞻哉元愷而下宗工間出或以純誠篤固經邦而厚俗或以茂功駿發致治而垂裕或雅望塞於輿誦或寵遇冠之羣后由是天下之人挹其高風詠其嘉德播之於雅什載之於史牘騰之為茂實流之為美談而無窮焉以至直諒之士推宗碩獷之類信服薦紳仰其風采蒭蕘形於歎息自非王佐之英器生民之閒傑亦烏能致是哉

帝堯時高陽氏才子八人謂之八凱高辛氏才子八人謂之八元事具宰輔德行門

殷伊尹相湯號曰阿衡商頌云實惟阿衡左右商王

周召康公奭為太保當文王武王受命為之楨榦之臣以正天下

申伯甫侯皆以賢知入為卿士尹吉甫作崧高美宣王其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

漢曹參為相國清淨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

與休息無為天下俱稱其美矣

郭丹為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

伏湛為司徒時賊徐異卿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光武知湛為青徐所信因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護送雒陽

後漢龐參為太尉三公之中參名忠直

王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司空以水災免而李

胄亦免歸故郡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天下以暢胄為高士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願涉其流惟恐不及
魏鍾繇為太尉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
蜀諸葛亮為丞相蜀人以亮蔣琬費禕董允為四相號四英
吳諸葛恪輔幼主孫休為太傅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事崇恩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

晉衛瓘為司空為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
王導為太保蘇峻難作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本官居己之右
宋王弘為太保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
後魏長孫嵩為司徒與山陰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人坐車門外聽理萬機故世號八公
和其奴獻文帝時為司空侍中皇興三年薨內外咸歎

惜之贈平昌王謚曰宣

北齊趙彥深為司徒孝昭既執政權羣臣密多勸進彥深獨不敢言孝昭嘗謂王晞云若言衆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彥深有語晞以告彥深彥深不獲已陳請其為時重如此

隋楊雄為司空貴寵冠絶一時與高熲虞慶則蘇威稱為四貴

高熲為左僕射兼納言有文武大畧明達世務及蒙任寄

之後竭誠盡節引進貞良以天下為已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等皆頻所推薦各盡其用為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治致昇平頻之力也論者以為真宰相

唐房𤣥齡貞觀初與杜如晦為左右僕射共掌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獲當代之譽談良相者至今稱房杜焉

侯君集為兵部尚書參議朝政遷吏部尚書君集典選

舉定考課出為將領入參朝政並有時譽

高士廉為侍中性明辨進止可觀凡有獻納搢紳之士莫不屬目

郝處俊高宗儀鳳四年為侍中處俊性儉素土木形骸自參綜朝政每與帝言議必引經籍以應對多有裨益得大臣之體

李懷遠則天中宗時歷秋官尚書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趙郡公兩朝宰相年高行直名重當時

陸象先睿宗初為中書侍郎太平公主將引中書侍郎崔湜知政事密以告之湜固讓象先主不許之湜曰象先人望宜在樞近若不登用則湜亦請辭公主遽言於睿宗遂命象先同平章事

韓休開元二十四年拜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性方直不務進趨及拜相甚允當時之望

韋見素為左相天寶十五載玄宗幸蜀至馬嵬從駕諸軍既殺楊國忠時見素為亂兵所傷衆傳聲曰勿傷韋

相識者遽救之獲免
張鎬博州人天寶末自褐衣為左拾遺肅宗即位拜諫
議大夫尋遷中書侍郎平章事鎬自入仕凡三年致位
宰相謙恭下士善談論多識大體故天下具瞻雖考秩
至淺推有舊德
李揆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揆美風儀善奏對每有敷陳
甚得稱辯肅宗賞歎之嘗謂曰卿門第人物文章皆當
代所推故時人稱為三絕

楊綰代宗時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綰素以德行著稱質性貞廉車服儉朴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寛劔南西川節度寧之弟家富於財墅在皇城之南池舘臺榭當時第一寛即日潛遣毀折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座内音樂咸撤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以承恩每出入騶馭百餘人亦即日減損車騎唯留十騎而已其餘望風變奢從儉者不可勝數其鎮俗移風若此葢楊震丙吉山濤謝安之儔也

楊炎德宗初為門下侍郎平章事炎有風儀善談論又博以文學早負時稱天下翕然望為賢相請出内庫錢帛付之有司以制國用行兩税法救時之弊頗有嘉聲鄭珣瑜順宗初為吏部尚書平章事與諸相方會食王叔文至與韋執誼計事執誼起迎叔文就其閤與語同食諸相等心知不可畏懼叔文執誼等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處此乎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平章事魏國公賈耽以病歸第未起珣瑜又

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

李吉甫憲宗時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性聰敏詳練物務自員外郎出官留滯江淮十五餘年備言閭里疾苦及是為相患方鎮貪恣乃上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為政敘進羣材甚有美稱

裴垍元和中同平章事議者謂垍作相材與時會知無不為于時朝無幸人百度寖理而再周遘疾以至休謝

公論甚惜之

權德輿為吏部尚書平章事德輿羽儀朝行性直亮寛恕動作語言一無外飾醖藉風流為時稱嚮

李藩為門下侍郎平章事藩材能不及裴垍孤峻頗後韋貫之然人物清規亦其流也

鄭餘慶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德宗與宰臣議將賑給禁衛十軍事未行為中書吏所洩坐貶郴州司馬憲宗即位之月以尚書左丞平章事尋罷相為太子賓客餘慶

再為宰相罷免皆非大過尤以清儉為時所稱洎中外
薦更讚為耆德朝廷得失言無低徊
崔羣元和中為平章事有沖識精裁為時賢相
裴度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出討淮蔡又密討平李師道
成憲皇中興之基當時有奉使絶域夷狄之君咸問度
之年齡詢度之儀質其威名遠著擬於汾陽後為東都
留守時有使臣自幽鎮來者奏軍中言度在相位兩河
諸侯忠者懷德强者畏威度今在東人皆失望穆宗乃

急召赴闕復為門下侍郎平章事
蕭俛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居相位孜孜正道時論稱之
及罷相後累有端揆喉舌之拜悉讓而退就散秩以孝
養為樂高名懿行天下推仰
曹確與畢諴俱以儒術進用及居相位廉潔貞苦君子
多之稱為曹畢
後唐趙光逢兩登廊廟百行五常不欺闇室縉紳咸仰
以為名教宗主

周馮道自後唐至是歷任四朝三入中書在相位二十餘年以持重鎮俗為已任事具宰輔德行門

鄭仁誨為樞密使為人端厚謙損造次必由於禮在帝左右弼諧將順甚得大臣之體雖權位崇重而能孜孜接物無自矜之色及終敵朝廷咸惜之

清儉

書稱克儉傳美能貧先儒有云以約失之者鮮矣其有位居宰弼總司邦正禄廪豐腴賜予優渥而能屏奢泰

之志絶宴安之念居處僻陋服御純素齋於奉已厚於待士施周於親黨清遺於子孫辭賂而畏知薄葬以全節斯皆守正秉彝經德蹈道躬大雅之明哲得天命之中庸故能居簡以為常克終而有裕偃息巖廊輔相天地形四方之風為萬邦之憲者也

漢蕭何為相國置田宅必居窮辟處（辟隱也）為家不治垣屋（垣牆也）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

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

人與參謀議弘自食一肉脫粟飯脫粟而已不精潔也故人賔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

朱博為大司空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桮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

後漢張奮為司空在位清白無它異績

蔡茂為大司徒在職清儉匪懈

范遷為司徒有宅數畒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以為後世

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

郭丹為司徒坐事免卒於家後明帝因朝會問羣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政對曰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孫竟蒙寢丘之封丹出典州郡入為三公而家無遺産子孫困匱帝乃下南陽訪求其嗣

劉寵為太尉以日食䇿免歸鄉里寵前後歷宰二郡八居九列四登三司家不藏賄無重寶器菲飲食薄衣服

弊車羸馬號為寠陋三去相位輙歸本土往來京師嘗下道脫驂過從人莫知馬寵嘗欲止亭亭吏止之曰整頓傳舍以待劉公不可得止寵因過去其廉儉皆此類也

虞延為司徒坐楚王英事詔書切讓延遂自殺家至清貧子孫不免寒餧

周章為司空密謀立平原王事覺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衣而出并日而食

鄧彪為太尉在位清白為百僚式

李咸為太尉自在相位約身率下甞食脫粟飯醬菜而已以老乞骸骨許之悉還所賜物秉弊牛車使子男御晨發京師百僚追送盈途不能得見家舊貧陋庇廕草廬

橋玄為太尉以久病策罷卒家貧乏產業柩無所殯當世以此稱為名臣

魏華歆為司徒素清貧祿賜以賑施親戚故人家無擔

石之儲

蜀諸葛亮為丞相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費禕為大將軍錄尚書事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

吳呂岱為大司馬清身奉公所在可述

晉張華為司空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几篋

王導為司徒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成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

宋袁粲為司徒宅宇平素器物取給粲素寡往來門無雜客

南齊褚淵初仕宋為中書令與尚書令袁粲同輔幼主淵同心理庶事當奢侈之後務弘儉約百姓賴之武帝

時歴司空録尚書事及薨家無餘財負債至數十萬

王儉為侍中尚書令寡嗜慾唯以經國為務車服塵素年三十八薨家無遺財

後魏長孫道生太武時為司空侍中性廉約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障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

唐溫彦博太宗時為尚書左僕射掌機務性儉素不營第宅及卒日殯於陋室太宗甚憫之特命有司為之堂

馬

魏徵貞觀中累居相位及病綿惙中使相望徵宅先無正寢太宗欲為小殿輟其財為徵營構五日而成又遣中使齎布被素褥而賜之遂其所尚也

李義琰高宗時同中書門下三品宅無正寢弟義璡為岐州司功參軍乃市堂材送焉及義璡來覲義琰謂曰以吾為國相豈不懷愧更營美室是速吾禍此豈愛我之意哉義璡曰凡人仕為丞尉即營第宅兄官高祿重

豈宜卑陋以偪下也義琰曰事難兼遂物不兩興既有貴仕又廣其宇若無令德必受其殃吾非不欲之懼獲戾也竟不營構其木為霖雨所腐而棄之

李懐遠中宗初同中書門下三品雖久居榮位而弘尚簡率園宅無所改作常乘欵段馬左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乘答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假別求聞者莫不歎美

李元紘同平章事封清水男元紘性清儉稍抑奔競之

路在政事累年不改第宅僕馬弊劣未曾改飾所得封物皆散之親族

杜暹同平章事以公清勤儉為已任時亦矯情為之弱冠便自誓不受親友贈遺以終其身及卒内出絹三百四以賜之尚書省及故吏賻贈者其子孝友遵其素約拒而不受

蘇瓌中宗睿宗朝歷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及薨遺令薄葬及祖載之日官給仗外唯有布車一乘論者

稱之

盧懷慎開元初為黄門監清儉不營産業器用服飾無金玉綺文之麗所得禄奉皆隨時分散及卒而家無餘蓄妻子匱乏黄門監宋璟紫微令蘇頲等奏曰太學助教張知謙與臣等言論故黄門監盧懷慎清儉身死之日家無餘財遺嗣貧窶衣食不給伏以懷慎歴官中外數十餘年晚在黄門足為貴秩清約守道朝廷共推親弟懷莊雖居朝列然其簡身素謹亦有兄風妻子居貧

無可以給聖朝褒賢勸善激濁揚清貪婪者靡不棄捐介潔者宜應念錄況富本榮業所貴能散天地至仁所貴能養行賞必於合義賜與難以妄加知懷慎者既曾任宰臣特承皇眷施舍可愛沮勸斯在臣等暗識不早陳聞知謙上言理足甄用望出制論懷慎平生苦吏賜其家物一百叚粟二百石以示不遺從之

張鎬至德中平章事居身清廉不營資產

楊綰大歷中平章事儉薄自守未嘗留意家產口不問

生事累任清要無宅一區所得俸禄隨月分給親故

韓滉貞元初為相自居重位愈清廉嫉惡彌縫闕漏知無不為家人資産未嘗介意入仕之初以至卿相凡四十年相繼乗馬五匹皆及斃帷

李勉在相位向二十年禄俸皆遺親黨身没而無私積

趙退翁貞元中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性清儉雖為宰相宅宇居止之處類貧士大夫也所得禄俸先置私廟而竟不立第宅産業

柳渾性節儉不理產業官至宰相假宅而居

李吉甫為相雖服物食味必極珍美而不殖財產京師一宅之外無他第墅公論以此重之

程异為宰相性廉約身沒官第家無羨財

鄭餘慶四朝居相將之位出入垂五十年祿賜所得多分給親黨其家頗類寒素自至德已來方鎮除授必遣中使領旌節就第宣賜皆厚以金帛遺之求媚者唯恐其數不廣故王人一求有獲錢數百萬者餘慶每受方

任天子必戒其使曰餘慶家貧不得妄有求取

宋申錫為相為中尉王守澄所搆再貶開州司馬申錫自居内廷及為宰相以時風侈靡居要位者尤取納遂成風俗不暇更方遠古且與貞元時甚相背矣申錫至此約身勤潔尤以公廉為已任四方問遺悉無所受既被罪為有司驗劾多獲其四方受領所還問遺之狀朝野為之歎息

鄭覃至相國所居未常增飾纔庇風雨家無媵妾人皆

仰其素風焉

後唐李愚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長興四年二月愚病明宗令中使宣問愚所居寢室蕭然四壁病榻弊氊而已中使具言其事帝曰嘻宰相月俸幾何而委頓如此詔賜絹百尺錢百千幃帳什物一十三事

周馮道為太師中書令顯德元年薨道歷仕四朝三入中書在相位二十餘年性廉儉不為受四方之賂未嘗以片簡擾諸侯私門之内無累茵無重味不畜姬僕不

聽絲竹有寒素之風

威重

傳曰有威可畏謂之威又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況夫應槐鼎之象處巖廟之尊萬民具瞻四國為憲固宜資性端重容貌祗肅履有常度居無惰容憚服遠夷得真相之體表率羣后有大臣之風所以享高明之寵總裁成之業致遠任重而克濟焉

漢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為人沉靜詳審每出入下殿

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識記也其資性端正如此

車千秋為丞相謹厚有重德

魏相為丞相為人嚴毅

薛廣德為人溫雅有醖藉位至丞相

韋賢為丞相守正持重

王商為丞相成帝甚重任之商為人多質有威重多質言不為文飾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

于來朝引見白虎殿未央宮中丞相商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謁商單于將見天子而經未央庭中過也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

王嘉為丞相剛直嚴毅有威重哀帝甚敬之

後漢趙憙為衛尉代虞延行太尉事居府如真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

牟融代伏恭為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

晉魏舒以右光禄大夫儀同三司領司徒有頃即真舒

有威重德望

後魏于雒拔文成時為侍中尚書令在朝祇肅百僚憚之

北齊斛律金為左丞相文宣晚年敗德嘗持矟走馬以擬金胷者三金立不動於是賜物千段

唐李靖為尚書右僕射性沉退每與時宰參議恂恂然似不能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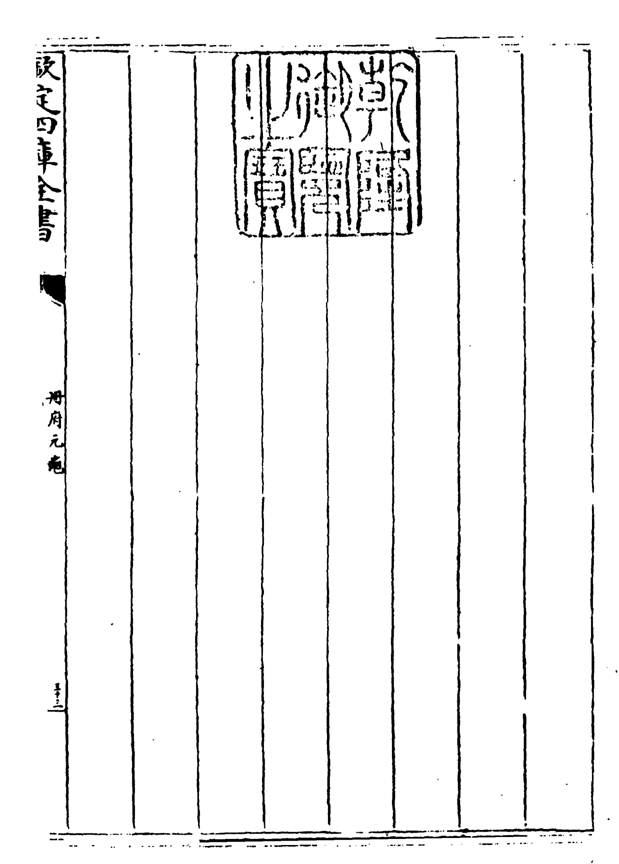
楊綰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或造之者清談終日未嘗及

名利或有容欲以世務干者見綰言必玄遠不敢發詞內愧而退

裴垍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雖年少驟居相位而性峻整有法度雖大僚宿輩造請不敢干以私

韋處厚為相居家循易如不克任至於廷諍數啓及馭待公吏徑確凝然不可廹奪質狀非魁偉如甚懦者而庶僚請事畏懼相顧雖與語移晷不敢私謁

梁張文蔚為相沉邃重厚有大臣之風


乾隆御覽之寶

冊府元龜卷三百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三百十一至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王　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金　将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三百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宰輔部

謀猷

周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於外是知調陰陽撫夷夏貞百度叙羣倫其注意也深其責言也重苟非内秉徳義發爲訓誥始終彌綸獻可替否何以熙帝載凝庶績代天治物俾民具瞻者哉肇自禹

為帝臣首叙六府皐陶稽古備陳九德以義制事動罔不吉乃至啓沃交修存乎說命寅亮弼治紀乎周官與邦之言藹然埀裕漢魏而下世有賢佐或造膝以論機事或奏牘以振羣綱周旋慎重式昭永圖布在方冊煥然可見矣

虞舜在位大禹謨禹稱大大其功謨謀也曰若稽古大禹順考古道而言之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内則敬承堯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敏疾也能知為君難為臣

不易則其政治而衆民皆疾修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位天下安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衆從人矜孤愍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謂所及者遠聖無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安禍亂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眷視也奄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爲天所命所以勉舜也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也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其

言虞度也無虞度謂戒于無形秉法循度以有常罔遊于逸罔淫于樂淫過也游逸過樂敗德之原富貴所忽故特以爲戒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一意任賢果于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于心日以廣矣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咈戾也專欲難成犯衆與禍故戒之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言天子常戒愼無怠墮荒廢則四夷歸往之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嘆而言念重其言爲政以德則民懷之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九功惟敘九敘惟歌言六府三

事之功有次序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休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而已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

伯益為虞時禹征有苗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贊佐屆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其修德致遠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天之常道也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言舜初耕于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日號泣于

旻天及父母克己自責不責于人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慝惡載事也夔夔悚懼之貌言舜負罪引慝敬以事見于父母悚懼齋莊父亦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誠和矧況也至和感神況有苗乎言易感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昌當也以益言為當故拜受而然之遂還師兵入曰振旅言整衆也帝乃誕敷文德遠人不服大布文德以來之舞干羽于兩階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脩闡文教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也七旬有苗格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之者必有道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例去京師三千五百里

皐陶為士師為帝舜謨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迪道厥其也其

古人也言人君當信蹈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禹曰俞如何然其言問所以行皐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歎美之重順修其身思為常久之道也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言慎修其身厚次序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也禹拜昌言曰俞以皐陶言為當故拜受而然之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歎修身親親之道在知人所言任在能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言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為難故曰吁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安人惠愛也愛則民歸也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佞人亂真堯憂其敗政故流放之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

言令色孔壬孔甚也巧言靜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天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之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真偽則可知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驗禹曰何問九德品例皐陶曰寛而栗性寛弘而能莊栗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愿而恭慤愿而恭恪亂而敬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也擾而毅擾順也致果爲毅直而溫行正直而氣溫和簡而廉性簡大而有廉隅剛而塞剛斷而實塞彊而義無所屈撓動必合義彰厥有常吉哉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也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夜浚須也

卿大夫稱家言能布日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為卿大夫矣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致政事則可以為諸侯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翕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浚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皆趨時赴功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凝成也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衆功皆成無教逸欲有邦不為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曠空也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天敘有典勑我五典

五惇哉天次敘人之常性各有分義當勑正我五常之教使合于五厚厚天下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庸常自用也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同寅協恭和衷哉衷善也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彩章各異所以命有德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宜必當政事懋哉懋哉言敘典秩禮命德討罪無非天意者故人君居天官聽政治事不可以不自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為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言天明可畏爾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效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言天所賞

罰惟善惡所在不避貴賤有土之君不可不敬懼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其所陳九德以下之言順于古道可致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然其所陳而美之日用汝言致可以立功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于善以贊上古行事而言之因禹美之承以謙辭言之益稷禹稱其人因以名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因皋陶陳九德故呼禹使以陳常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曰孜孜拜而嘆辭不言欲使帝重皋陶所陳言已思日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皋陶曰吁如何問所以孜孜之事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言天下民昏瞀墊溺皆因水災予乘四載

隨山刊木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也暨益奏庶鮮食奏謂進於民鳥獸新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以入海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艱難也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鱉使民鮮食之懋遷有無化居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勉勸天下徙有之無魚鹽徙山林樹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積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米食曰粒言天下繇此為治木皋陶曰俞師汝昌言言禹功甚當可師法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然禹言受其戒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

直言慎在位當安好惡所止慮念幾微以保其止其輔臣必用直人惟動丕應徯志徯待也帝先安所必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昭明也非但人應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美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大體若身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予欲宣力四方汝爲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爲之予欲觀古人之象欲觀以法象之服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于衣服旌旗作會宗彝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藻火粉米

黼黻絺繡藻水草有文者火為火字粉若粟水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若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衮而下黼黻士服藻火大夫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聽審之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後有言我不可弼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四近前後左右之臣勑使敬具職衆惡頑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于是而為非者當察之侯以明之撻以記之常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

笞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書用識哉欲並生哉書識其非欲使改悔與其並生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當時正其義而颺道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天下人能至于道則承用之任以官不從教則以刑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蒼然生草木言所及廣遠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獻賢也萬國衆賢共為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為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也誰敢不讓敢不敬應上惟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於無功以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無若丹朱傲

惟慢游是好丹朱堯子擧以戒之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傲戲而為虐無晝夜常頟頟肆惡無休息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朋羣也丹朱習于無水陸地行舟無度羣淫于家妻妾亂用是絶其世不得嗣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創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悲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即往治水不以私害公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為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功九州二十七萬庸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薄迫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為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以奬帝室各

廸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九州五長各蹈為有功唯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也帝曰廸朕德時乃功惟叙言天下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有次序敢不念乎

商仲虺為湯左相歸自夏至于大坰自三朡而還大坰地名仲虺作誥仲虺之誥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曰誥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為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仲虺乃作誥陳義告湯可無慙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惟天生聰

明時乂言天生聰明是治民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言天與王勇智應為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邦繼禹之功統其故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天意如此俱當循典法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慙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言託天以行虐于民乃桀之大罪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與明也用商受王命以明其衆言為主也簡賢附勢實繁有徒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有徒衆無道之世所常也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始我商家國于夏世欲見翦除若莠生苗又若秕在粟恐

彼鋤治 築𩙪

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況也況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理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邇近也不近聲樂言高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資貨財利言不貪也既有聖德兼有此行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勉于德者則勉之以官勉于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能成王業克寛克仁彰信兆民言湯寛仁之德明信于天下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葛伯游行見農民之餉于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誅矣曰奚獨後

予悲者辭也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可蘇息民之戴商厥惟舊哉舊謂初征自葛時佑賢輔德顯忠遂良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明王之道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言正義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日新不懈怠自滿志盈溢焉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于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求聖賢而事之謂人莫己若者

亡自多足人莫之益亡之道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慎終如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

伊尹相太甲作伊訓作訓以教道太甲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奉嗣王祗見厥祖居位主喪侯甸羣后咸在在位次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湯有功烈之祖故稱

禹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先后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君言能以德禳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莫無也言皆安之暨鳥獸魚鱉咸若雖微物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于我有命商王誅討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造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言湯布明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言善惡之由無不在初欲慎始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言立愛敬之道始于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洽四海嗚

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言湯始修爲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居上克明言理恕爲下克忠事上竭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使人必器之常如不及恐有過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言湯操心常危懼而無過以至爲天子此自立之艱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布求賢哲使師輔于爾嗣王言仁及後世制官刑儆于有位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敢有狥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狥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行畋獵是淫過之風俗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

頑童時謂亂風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耆年有德疏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士家之道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諸侯犯此國亡之道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規正臣不正君鑿具頑涅以墨蒙士例謂下士以爭友僕隷自規正嗚呼嗣王祇厥身敬哉言常敬身念祖德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修德無小則天下賚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苟爲不德無大

言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肆命陳天命以戒太甲云祖后陳往古明君以戒王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言天于人無有親疏惟親能敬身者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爲常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言鬼神不係一人能誠信者享其祀天位艱哉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德惟治否德亂爲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明慎其所與治亂之機則爲明王明君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言湯惟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令善

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自下近爲始然後終致高遠無輕民事惟難無輕爲力役之事必重難之乃可無安厥位惟危言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慎終于始于始慮終于終思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拂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胡何貞正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爲善政則成善政一人天子也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利口覆國家故特慎焉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成功不退其志無限故爲

之極以安之邦其永孚于休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于美也伊尹既復政厥辟還政太甲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告老歸邑陳德以戒作咸有一德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以其無常故難信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湯則伐而兼之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言天不安桀所為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天求一德使伐桀為天地神祇之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享常也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以

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爰於也於得九有之衆遂伐夏勝之改其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天私商而王之佑助一德所以王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二三言不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一天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德行始終不衰是乃日新之義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言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不可官所

私任非其人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其難無以爲易其慎無以輕之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德非一方以善爲主乃可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言以合于能一爲常德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德之言故曰大又曰一哉王心能一德則一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言爲王而令萬姓安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衆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能整齊萬夫其政可知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

與成厥功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

傅說既相高宗高宗命說總百官在冢宰之位乃進于王曰

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言立君臣上下將陳為治之本故先舉其始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使治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立教臣敬順而奉之民以從上為治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甲鎧胄兜鍪也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言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

(非其才)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言王戒慎此四惟之事信能明政乃無不美)惟治亂在庶官(言所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官不及私昵惟其能(不加私昵惟能是官)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言非賢不爵)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非善非時不可動)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雖天子亦必讓以得之)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事事非一事也)無啓寵納侮(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無恥過作非(恥過誤而文之遂成大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其所居行皆如所言則王之政事純粹)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高宗之祀特豐數近廟故)

說因是以戒之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旨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汝若不善于所言則我無聞于所行之事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知之易行之難以勉高宗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王之誠不以行之爲難則信合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王又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舉先王之道甘盤殷賢臣有道德者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既學而終廢業遯居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艱苦故使居民間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自河往居亳欲令其終致遂無顯明之德也爾惟訓于朕志言汝當教訓于我而使我志通達若作酒

醴爾惟麴糵酒醴須麴糵以成亦言我須汝以成也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鹽鹹梅酸羹須鹹酸以和之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交非一人之義邁行也言我能行汝教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于古訓乃有所得也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說所聞言無是道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學以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信懷此學志則道積于其身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斆教也教然後知困是學之半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修無能自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愆過

也視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惟學乎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招俊乂使列衆官王曰嗚呼四海之內惟仰朕德時乃風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起也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恥之若見撻于市故成其能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伊尹見一夫不得其所則以為己罪佑我烈祖格于皇天言以此道左右成湯功至于天無能及者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汝庶幾明安我事則與伊尹同

美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言君須賢治賢須君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能繼汝君于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

周召公爲太保作旅獒召公陳戒旅獒因獒而陳道義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四夷慕化貢其方物九八言非一皆通道路無遠不及西旅底貢厥獒西旅之長致貢其獒犬高四尺曰獒以大爲異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陳貢獒之義以訓諫王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言明王愼德以懷遠故四夷無不賓服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

(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貢服食器用者言不爲耳目華侈)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諸侯使無廢其職)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言物貴由人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于德)德盛不狎侮(德盛必自敬何狎易侮慢之有)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以虛受人則人盡其心矣)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則力盡矣)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言不以聲色自役則百度自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人爲戲弄則喪其德以器爲戲弄則喪其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在心爲志發氣爲言皆以道爲本故君子勤道)不作無

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為益器用為貴所以化俗生民犬馬非其土性不畜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珍禽奇獸不育于國皆非所用有損害故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不侵奪其利則來服矣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寶賢任能則近人安近人安則遠人至矣嗚呼夙夜罔或不勤言當早起夜寐常勤于德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慎其微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昃慎終如始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言其能信蹈行此戒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武王雖聖猶設此誡況非聖人可以無戒乎其不免

于過則亦宜矣

召公既相雒宅作召誥曰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于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協和乃可一節性惟日其邁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敬承其命矣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言王當視夏殷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言桀不謀

長久惟以不敬其德故乃早墜失其王命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夏言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互相兼也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所以歷年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其德亦王所知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厥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短之命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于善則善矣自貽智命無不在其初生為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惟不敬德則愚凶不常雖說天其實

在人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雖都故惟王其疾行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秉常亦敢殄戮用乂民亦惟果敢絶刑戮之道用治民戒以慎罰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其惟王居位在德之首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于天下言法政于王亦有光明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言當君臣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殷歷年庶幾兼之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我欲

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長有民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禮致敬以入其言言我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言與匹民百君子于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王末有成命王亦顯臣下受安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于王亦昭著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慶王多福必上下勤恤乃與小民受天永命

周公相成王既成雒邑王拜手稽首誨言成王盡禮致敬于周公求教誨之言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言王當始舉殷

家祭祀以禮典祀于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而祀之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我整齊百官使從王于周行其典禮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今王就行王命于雒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爲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于民者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衆官躬化之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以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序弗其絕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厥若彝及撫事如

予惟以在周工其順長道及輔國事如我所爲惟用在周之百官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往行政化于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爲有功厚大成寛裕之德則汝常有歎譽之辭于後世公曰汝惟沖子惟終口呼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其終美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奉上謂之享言汝爲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言人君惟不役志于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理也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

民彝我為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于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汝乃是不勉為政汝是為不可長哉欲其必勉為可長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之汝往欽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寛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戾言皆來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成王順周公意請留之自輔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之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又當奉答天命以和

恒四方之民居處其衆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言公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于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之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四方旁求為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于文武所勤之教言化洽予沖子夙夜毖祀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寢慎其祭祀而已無所能也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我小子退坐之後使就君于周命立公後公當留輔我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言四方雖道治猶未

定于禮禮未彰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公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委任之言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明當依公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雒邑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功無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世享公之德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成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是所以不得去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于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恭

奉其道叙成王留己意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小子今所以來相宅于雒邑其大厚行典常于殷賢人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爲周家恭敬之王後世所惟先也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曰其當用是土中爲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我旦以卿大夫于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成業當其衆心爲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也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我所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德謂典禮也所以居土中是文武使己伻來毖殷乃命寧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留之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經宿惠篤叙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忠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厭于汝德殷乃長成為周王伻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民其常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成王既即政周公作無逸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君子且猶然况王者乎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相小人厥父母

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乃為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太戊也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言太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為政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

武丁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言言孝行著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和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善謀殷國至于小大之政人無是有怨者言無非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高宗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湯孫太甲為王不義久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在桐三年思戢用光起就王位于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于衆民不敢侮慢煢獨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自

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言與小人之子同其敝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以耽樂之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以美道和民故民和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惠鮮于鰥寡之

人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從朝至日昃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不敢樂于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文王受命惟終身厥享國五十年文王九十七終中身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則其無淫于觀于遊于逸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所以不敢過于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故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無若殷

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以酒為凶謂之酗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為德戒嗣王無如之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嘆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訓告相安順相教訓以義方民無或胥譸張為幻譸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人無不變亂言已有以致之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其口詛祝言皆怨其上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言此四人皆蹈明德以臨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其有告之言小人皆怨詈汝者則大自敬增修善政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其人有過則曰我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信如是之怨詈則四王不啻不敢含怒以罪之言當和悅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寬緩其心言含怒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信讒含怒罰殺無罪則天下同怨讎之叢聚于其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視亂罰之禍以為戒又作立政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

以君臣立政為戒

立政言用臣當共立政故名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順古道盡禮致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以為王矣不可不慎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于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周公曰嗚呼休玆知恤鮮哉歎此五者立政之本知憂得其人者少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古之人迪惟有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禹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九德皐陶所謀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

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后矣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内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爲君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于衆官若此則乃能三居無義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桀之爲德惟乃不作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爲暴德之人故絕世無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桀之昏亂亦于成湯之道得升大賜上天之光命王以天下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居言服罪又曰能用剛柔正直三德之俊能就

其俊事言明德**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言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能用三居三德之法**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湯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其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德業言遠近化**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受德紂字帝乙愛焉惟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並為威虐**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乃惟衆習為過德之人同與其政言不任賢**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天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得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皇天無親佑有德**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紂之

不善亦于文武之道大行以能知三有居惡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以敬事上天立民正長謂郊祀天建諸侯立政任人準人牧夫作三事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趣馬掌馬之官言此三者雖小官長必慎擇其人左右攜僕百司庶府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臧吏亦皆擇人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小臣猶皆慎擇其人況大都小邑之長以道義爲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太夫及衆長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文武未伐紂時舉文武之初以

為法則夷微盧烝三亳阪尹蠻夷微盧之衆師及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文王無所兼知于毀譽庶言及衆刑獄衆當所慎之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賢逸于任賢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慎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于此委任賢能而已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亦于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德奉遵父道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武王

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並受此大父之基業傳之子孫也

嗚呼孺子王矣

歎稚子今以為王矣可不勤法祖考之德

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

維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臣乃使治之言知臣下之勤勞然後莫不盡心力也

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能治我所受天民和于我衆獄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之言不可復變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

歎所受賢聖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稚子王矣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從今已往惟以正是之道治衆獄衆慎其勿誤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言用古商湯亦于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用賢人之法能居之于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商周賢聖之國則無有立政用憸利之人者憸人不順于德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立政之民惟以吉士用勉治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告文王之子孫言稚子已即政為王矣所以厚戒其勿誤于

庶獄惟有司之牧夫獨言衆獄有司欲其重刑慎官人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方四方海表蠻夷戎狄無有不服化者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能使四夷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之大業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其惟能用賢才為常人不可以天官有所私周公若曰太史順其事并告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汝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于我王國言王獄當求蘇公之比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

有廢置官人之
制故告之也

冊府元龜卷三百十一